



中国古典故事精选（二）

中卫 编著

目 录

中国古典神话故事——《儒林外史》	1
王冕学画	2
范进中举	8
严贡生的故事	14
真假牛布衣	20
中国古典神话故事——《封神演义》	25
哪吒闹东海	25
姜太公钓鱼	31
中国古典神话故事——《三言》	42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44
中国古典神话故事——《济公全传》	106
奇药救父女	107
济公祝寿	111
中国古典小说故事——《三国演义》	117
桃园三结义	119
刘备三顾茅庐	121
诸葛亮三气周瑜	126

中国古典神话故事——《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清朝著名小说家吴敬梓的代表作品。吴敬梓生于 1701 年，死于 1754 年，字敏轩，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家庭。他的父亲为人清正耿直，不以功名为重，对吴敬梓的影响深刻，吴敬梓自幼聪颖异常，20 岁时中秀才。父亲死后，因其不善经营，性格豪纵，几年间将家产挥霍殆尽。后又屡试不第。33 岁，他移家南京，开始了卖文生涯。36 岁时，安徽巡抚荐以应博学鸿词科，以病不赴。40 岁后生活陷入窘境，靠友人接济度日。由富转贫的生活经历使其饱尝世态炎凉，对现实有较清醒的认识。长篇名著《儒林外史》就是以作者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为素材写成的。

《儒林外史》成书于 1803 年（现存最早刻本），是中国古典讽刺小说的杰出代表。该小说跨越了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描写了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荣辱升沉。其中有 60 岁而未进学，见了贡院门板便一头撞进去，满地哭滚的老童生周进；有胡须花白才考中举人，欢喜得发疯的范进；有原本纯朴老实，考上秀才后变得虚伪狡诈的匡超人；有一心以举业为正途的迂腐信徒马纯上；有因丈夫不懂八股而寄希望于四岁儿子的女八股鲁小姐。正如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中所言：“有心艳功名宝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当然其中也刻画了不少正面形象，有不慕功名富贵、保持读书人应

有操守的杜少卿、虞育德，以及富于反叛精神的女性沈琼枝等。

《儒林外史》作为我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也是最具鲜明批判色彩的讽刺小说，它展示了一幅 18 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俗画卷，它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为描写对象，深刻批判了科举制度和功名利禄观念，进而否定了汉唐以来封建人士传统的人生道路，并且通过这种批判也揭示了当时的官僚制度、人伦关系以及整个社会风尚。同时，作者也在小说中寄寓了他的理想，但这种以古代道德规范来扭转颓败世风的幻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也必将破灭。

《儒林外史》最主要的艺术成就在于它富于民族特色的讽刺艺术。它将讽刺赋予故事情节的发展及人物性格的描绘中，通过细节的描写，人物的对话，三言两语就显示出现象本身的矛盾与荒谬，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小说还善于将可悲的、滑稽的、喜剧的、悲剧的因素融于一炉，以饱蘸辛酸之笔写喜剧，透过喜剧性形象直接逼近悲剧性的社会本质。小说语言风格犀利辛辣、幽默冷隽。

《儒林外史》奠定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对以后的讽刺小说的发展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王冕学画

元朝末年，在浙江省诸暨县的一个乡村里，有一个天才少年，这少年姓王名冕，七岁上就死了父亲，靠母亲做些针线活供他到村里的学堂读书。三年以后，王冕十岁了，母亲把他叫到跟前说道：

“儿啊，不是我有心要耽误你。只因你父亲死后，我一个寡妇人家，只有出去的，没有进来的，谋生活不易。这年头，柴米又贵，家里的几件旧家俱、衣服，老早当的当，卖的卖了，只靠我替人缝补衣服赚来的钱，哪能再供得起你读书？没有办法，你只能去隔壁秦老爹家放牛，每月还可以得几钱银子，又有现成饭吃，明天就过去吧。”

王冕说：“娘说的是，我在学堂里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如果我想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书去读。”

第二天，王冕随母亲来到隔壁秦老爹家。秦老爹牵出一条水牛交给王冕，指着门外说：

“这门外不远，就是土湖(mao)湖。湖边生满了绿草，各家的牛都在那里放。又有几十棵合抱的垂柳树，十分的荫凉。牛要渴了，就去湖边饮水。小哥，我老汉每日两餐小菜饭是不会少的，每日早上我另外给你两个钱买点心吃。只是你百事要勤谨些，不要怠慢。”

王冕从此就在秦家放牛，每到夜黑，便回家跟着母亲歇宿。有时秦家煮些腌鱼、腊肉给他吃，他便拿荷叶包了回家孝敬母亲。每日的点心钱，也不买了吃，攒够一定数，就去村里的学堂，找着卖书的小贩，买几本旧书，每天把牛拴了，坐在树荫下看书。

转眼三四年过去。这一日，王冕在绿草地上歇着。一会儿，下起了大雨。雨过天晴，一片日光照下来，满湖通红。湖边山石，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林好似用水洗过一般，绿得煞是可爱。湖里有十来株荷花，花苞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动。王冕看了一会，心里叹息道：“可惜这里没有一个画工。”又一想：“天底下

哪有不学自会的理儿，我何不自画它几株。”

从此，王冕攒的钱就不买书，而是托人从城里买些胭脂铅粉之类，学画荷花。画到三四个月上，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只是多着一张纸，就如真的一般。乡里人看他画得好，便有拿钱来买的。王冕得了钱，买些好东西，孝敬母亲。不多久，全县里都知道王冕画得好，都争着来买他的画。到了十七、八岁，王冕已不在秦家做活了，每日画几笔，衣食也就不愁。

却说这王冕天性聪明，到二十岁时，已经是满腹经纶了，天文、地理、历史、经济，无不通晓。但他性情孤傲，既不求做官，又不喜交朋友。

这一日，县衙有一个姓翟的差役，又是买办，来到秦老爹家，正赶上王冕在坐着与秦老爹说话，秦老爹把他二人相互介绍过了。原来，秦老爹的儿子秦大江曾拜在这姓翟的名下，叫他干爹。

就听这翟买办说：“前日本县老爷吩咐，要画二十四幅花卉，装裱成册送给上司。这事交在我身上。我听说过相公大名，因此一径来寻亲家。今日有缘，得遇相公，务必费心画一画。下半个月后我来取，老爷少不了还有几两润笔的银子，一并送来。”

王冕耐不过秦老爹的情面，也就答应了。回到家，用心画了二十四幅，还都题了诗。半月后，翟买办来取画，知县发给二十四两银子，他扣下一半，只拿出十二两银子给王冕。

这知县名叫时仁，他拿了王冕的画，送给了从京城来的大人物危素。

危素收了画，看了又看，看不释手，问这画出自谁人之手，时知县报出王冕的名。

“可否请他来此一会？”危素问。

“这有何难？”时知县说道，接着就回县衙，让翟买办拿着帖子去请王冕。

没料想王冕却对翟买办说：“有劳翟买办上禀县老爷，就说王冕是一个小农夫，不敢求见。这尊帖子也不敢领。”

翟买办立时就变了脸：“老爷将帖请人，谁敢不去！”

王冕道：“你有所不知，若我做错了事，老爷拿票子传我，我是不敢不去的！如今是将帖子来请，原不是逼迫于我，我不愿去，老爷也是能谅解的。”

翟买办说：“你这倒是什么话，票子传着倒要去，帖子请了倒不去？这不是不识抬举了！”

秦老爹见王冕执意不去，又怕亲家难回话，就出了个主意，说王冕有病，不能去，请亲家回禀。翟买办看着实在无法，也只好按秦老爹说的，回去回复知县。

知县心里暗忖：“这小厮害的什么病，未必不是这翟奴才下乡狐假虎威，着实吓了他一场，吓得他不敢来。不如我自己下乡去请他。”

次日一早，时知县坐着轿子，翟买办扶轿，带上八个差役，一直下乡来。轿子在王冕草屋门口停下，翟买办就去敲门。敲了一会，一个老婆拄着拐杖出来说：“不在家了，清早牵牛出去饮水，一直没回来。”

翟买办回头紧跑几步跪在轿前：“禀老爷，王冕不在家。请老爷大驾去公馆里略坐一坐，小的再去传。”

那轿子往公馆走的路上，远远有个牧童，倒骑着牛，从山嘴边转过来。翟买办急跑几步过去，问道：“秦小二，看见你隔壁的王老大牵了牛在哪里饮水吗？”

秦小二说：“他到二十里路外王家集亲家家中吃酒去

了。小牛是他的，让我替他赶回来。”

翟买办禀告知县，知县的脸立马就不好看了，道：“既然如此，不必进公馆了！即回衙门吧！”

知县对王冕恼恨十分，本想立即差人拿了王冕责惩一番，又怕危素说他暴躁，只好忍口气回去，慢慢向老师说明此人不识抬举，再处置他。

其实，王冕并未走远，知县一走，他就回家来了。

秦老爹过来抱怨他道：“你怎敢如此怠慢一县之主？”

王冕道：“知县肆意欺侮百姓，无所不为。这样的人，我怎能与他交好！”但王冕心里也清楚，他这次得罪了时知县，那时知县定不会饶过他。于是就收拾行李，要去别处避几日。只是放心不下母亲。

秦老爹说：“你只管走吧，家中大小事都包在我身上了。”

王冕就拜辞了母亲，又拜了秦老爹两拜，走了。

一路上风餐露宿，九十里大站，七十里小站，一直来到山东济南府。租了个简陋的小屋，仍旧卖画为生。

济南府里有几个俗财主，常来买画。自己又不来，却差几个粗野小人来，动不动就大呼小叫。王冕心里烦恼，就画了一头大牛站在那里，又题了几句诗在上面，讥骂他们。

后来，黄河决口，沿河州县的田庐房舍都被淹没，百姓们四散讨荒。王冕叹口气道：“看来天下要乱了，我还在这里做什么？”将些散碎银子，收拾好了，捆起行李，决定回家。

进入浙江境，打听得知危素已经还朝了，时知县也升任走了。因此放心回家。看着母亲身体安康如常，心中欢喜。又打开行李，取出一匹茧绸，一包柿饼，拿过去

拜谢了秦老爹。

从此，王冕又在家乡吟诗作画，奉养母亲。

一转眼六年过去，母亲病逝。王冕顿足捶胸嚎陶大哭了一场。

王冕母亲死后四年，天下就大乱了。朱元璋从滁(chu)阳起兵，专门打击贪官污吏，对百姓却无骚扰，被称作王者之师。朱元璋攻占金陵以后，自立为吴王，不久又领兵攻入浙江。

一日，忽有十几骑奔村里来，为首一人，头戴武巾，身穿团花战袍，白净面皮，三绺髭须，仪表不凡。那人在门前下马，上前施礼道：“请问一声，哪里是王冕先生家？”

王冕道：“小人就是王冕，这就是寒舍。”

那人喜道：“太好了，在下特来拜见。”

进屋坐下，道过姓名，原来来人就是吴王。

吴王道：“孤在江南，即慕先生大名，今来拜访，有事求教先生？浙江久乱，何以服人心？”

王冕道：“大王高明远见，何须乡民多说。若以仁义服人，无人不服。”

吴王点头称是。

数年过后，吴王统一了天下，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到了洪武四年，秦老爹进城回来，告诉王冕：“危素已被问罪，发放和州去了。”

打这以后，乡下时有传闻，说朝廷已到浙江，要王冕出来做官。王冕起初不在意，后来听得多了，不由得，就私下收拾行装，躲往会稽山去了。

半年之后，朝廷果然派了一名官员来找王冕。那官

找到秦老爹，向前施礼道：“王冕先生可在家？皇上恩授他咨议参军的官职，下官特地奉诏而来。

秦老爹告诉他，王冕已有好久不知去向了。

那官叹息了一会儿，回旨去了。

王冕在会稽山，隐姓埋名，一直到死。山邻敛了些钱财，将他葬于会稽山下。

范进中举

周进当了广东学道，很快便去广州上任。上任第二天，先考了两场生员。第三场是南海、番禺两县童生。只见最后进来那个童生，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衣服已经朽烂。

周进翻了翻名册，问那童生道：“你就是范进？”范进跪下道：“童生就是。”周进问他今年多大年纪。范进答：“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实际是五十四岁。”周进又问他考了多少次了。范进答：“童生二十岁应考，到现在考了二十余次了。”周进问为什么总没考中。范进道：“总因我文字荒谬，所以各位大老爷不曾赏取。”周进说：“这也不一定。你先回去，等我细细看了卷子再说。”

范进磕了头，下去了。周进取过范进的卷子来看，看完，叹息着说道：“这样的文字，连我看了一两遍都不能完全理解，直到看三遍之后，才知道这是天地间最好的文章。可见世上的糊涂考官，不知委屈了多少英才。”说着，将范进圈了个第一名。

范进回到家里，母亲和妻子都很高兴，正要做饭，只见他丈人胡屠户，手里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走了进来。范进向他作揖。胡屠户说道：“我真是倒霉，把女

儿嫁给你这个穷鬼，这么多年，不知拖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我积了什么德，帮助你中了相公，所以我带着酒来给你庆贺。”范进不敢吱声，叫妻子把肠煮了，把酒烫好，在茅草棚里坐下。

胡屠户又说道：“亲家母也来这里一起吃吧。老人家每天小菜饭，想也难过。我女儿也吃点，自从进了你家门，十多年了，不知才吃过几回猪肉，可怜！可怜！”婆媳两人都来坐着吃了饭。一直到太阳落山，胡屠户才喝得醉醺醺的，披着衣服走了。

不知不觉到了六月末，范进要去参加乡试，可因为没有路费，便去找岳父商议，却被胡屠户骂了个狗血喷头：“你以为自己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如今又想中起举来。这些中举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没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是万贯家财，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pā ǒ）尿自己照照！趁早收了这心，明年我想法给你找个书教，每天挣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你向我借钱，我一天杀一头猪还赚不着几个钱，都让你丢在水里，让我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啊！”

范进挨了一顿骂，辞了岳父便往回走，心想：“宗师说我火候已到，自古没有场外的举人，如不进去考一考，怎能甘心？”于是，瞒着岳父，到城里参加乡试。出了场回到家里，家里已是饿了三天，被胡屠户知道，又骂了一顿。

发榜那天，范进家里连早上下锅的米都没了，母亲叫范进把一只正在下蛋的鸡拿到集上卖了，买回几升米煮粥吃。她已饿得双眼看不见东西了。范进便抱起鸡走出门去。

大约过了三四个小时以后，只听一阵锣响，三匹马闯进范进家，三个人下了马，叫道：“快请范老爷出来，恭喜高中了！”范进母亲不知是怎么回事，吓得躲在屋里。听说是范进中了举，才敢伸出头来请大家坐，大家拥着老太太要喜钱。正吵闹时，二报、三报又到，挤了一屋子人，邻居也来了。老太太只好央求一个邻居去找他儿子。

那邻居飞奔到集上，到处找不到范进，直找到集东头，才见到范进抱着鸡，手里插个草标，正在东张西望，寻找买主。邻居走上前，说道：“范相公，快回去吧，恭喜你中了举人，报喜人挤了一屋子。”范进以为是在哄他，只装作没听见，低着头往前走。邻居走上前，就要抢他手里的鸡，说：“你中了举了，叫你回家去打发报喜的人呢！”范进道：“高邻，你知道我家今天没了米，要卖这鸡去救命，为啥拿这话来逗我？我又不与你玩，你自己回去吧，别误了我卖鸡。”邻居见他不信，劈手把鸡夺了下来，摔在地上，拉住范进就往家走。

报录人见范进回来，说：“好了，新贵人回来了。”正要和他说话，只见范进三步并作两步走进屋里，直盯着升挂起来的报帖看，上面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报连登黄甲。”

范进看了一遍，又念一遍，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说道：“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紧咬，不省人事了。老太太慌忙将几口热水灌了下去。范进才爬了起来，拍着手大笑道：“好！我中了！”然后，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没走多远，范进便一跤摔在泥塘里，弄得浑身泥水，头发也弄散了。他挣扎起来，又往前走，大家拉他不住，

眼见他走到集上去。

看他这个样子，大家都说：“原来新贵人高兴得疯了。”老太太哭着说：“怎么这样命苦，中了一个什么举人，就得了这么一个倒霉的病！这可怎么办？”大家劝老太太不要着急上火，我们先派两个人跟着范老爷，这里大家再拿些鸡蛋酒米，招待了报录的老爷们，然后再作商量。

很快，邻居们便有拿鸡蛋的，有拿白酒来的，还有拿米拿鸡的，范进妻子哭哭啼啼地在厨房做好了饭菜，请报录的坐下喝酒。

报录的一边喝酒，一边商议给范进治病的办法。其中一个人说请一个平时范进最怕的人，打范进一个嘴巴，说他不曾中举。他经这么一吓，把痰吐出来，就明白了。邻居们都说这个主意好。又说范进平时最怕他岳父胡屠户，便让人快去叫他。

一个人飞跑着去找胡屠户，走到半道，见胡屠户带着一个烧汤的雇工，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正来给范进贺喜。

胡屠户一进门，老太太就哭着把范进疯了的事告诉了他。胡屠户诧异地说：“难道他这样没福？”大家便把他叫出来，商量给范进治病的事。胡屠户听了大家的想法，为难地说：“他虽然是我女婿，可如今却做了老爷，那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吃斋的人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抓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是不敢做这样事的！”邻居中有一个人说道：“得了吧，胡老爹，你每天杀猪，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阎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记了你几千条铁棍。就是添上这一百棍，还有什么要紧？只怕把铁棍子打完了，也算不到这笔帐上来。或者你治

好了女婿的病，阎王论功行赏，可能从地狱里把你提上第十七层呢。”报录的人说道：“不要开玩笑，胡老爹，这件事只好这样了，你也变通变通。”胡屠户碍于情理，心里虽不愿意，也不得不按大家说的办了。

只见他连喝了两碗酒，壮一壮胆，把刚才的顾虑打消了，把往日的凶恶样子端了出来，卷一卷那油晃晃的衣袖，走上集去。五六个邻居跟在他的身后。范进的母亲赶紧出来叫道：“亲家，你吓唬他一下就行了，可不要把他打伤了！”邻居们说：“这个自然，还用吩咐。”

来到集上，见范进正在一个庙门口站着，披散着头发，满脸污泥，鞋也跑掉了一只，还在拍着手，说着：“中了！中了！”胡屠户凶神似的走到他跟前，说道：“该死的畜牲，你中了什么？”说着，一个嘴巴打过去。这胡屠户虽然大着胆子打了一下，心里终究还是害怕，手早发了颤，不敢再打第二下。

范进一下被他打昏在地，邻居们一齐上前，给他抹胸捶背，忙活了半天，他才渐渐喘息过来，眼睛明亮，不疯了。大家把他扶起，坐在板凳上。胡屠户站在一边，忽觉那只手隐隐地疼了起来，用眼一看，那只手弯着，再也直不过来。心里不禁懊恼道：“果然天上的文曲星是打不得的，如今菩萨计较起来了。”连忙从大夫那里要来膏药贴上了。

范进看了看众人，问道：“我怎么坐在这里？”又说，“我这半日，昏昏沉沉，如在梦里一般。”众邻居道：“老爷，恭喜高中了。刚才你欢喜得有些动了痰，方才吐出几口来，好了。快请回家去打发报喜人。”范进道：“是了，我也记得是中的第七名。”

范进一面自绉了头发，一面借了一盆水洗洗脸，一

个邻居早把范进掉下的那一只鞋寻了来，替他穿上。胡屠户上前道：“贤婿老爷，方才不是我敢如此大胆，是你老太太的主意，央我来的。”邻居内一人道：“胡老爹方才这个嘴巴打得亲切。”又一个道：“老爹，你这手明日杀不得猪了。”胡屠户道：“我哪里还杀猪，有我这贤婿，还怕后半世靠不着吗？我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里的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不怕得罪你们说，我这一双眼睛，是认得人的。我小女在这里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接亲，我都没肯。我觉得女像有些福气，毕竟要嫁给一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说罢，哈哈大笑，众人也都笑了起来。

范举人先走，屠户和邻居跟在后面。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到了家门，屠户高声叫道：“老爷回府了！”老太太迎了出来，见儿子不疯了，喜从天降。众人问起报喜的，回说是用屠户送来的几千钱打发走了。范进拜了母亲，又拜谢丈人。胡屠户再三不安道：“这几个小钱，哪够你赏人！”范进又谢了邻居。正想坐下，早看见一个体面的管家，手里拿着一个大红全贴，飞跑了进来，道：“张老爷来拜新中的范老爷。”说着，轿子已到了门口。

范进迎了出去，只见那张乡绅下了轿进来，头戴纱帽，身穿葵花色礼服，脚登皂靴。他是举人出身，做过一任知县，到堂屋内与范进平磕了头，分宾主坐下。张乡绅先攀谈道：“与先生同在桑梓，一向有失亲近。”范进道：“晚生久仰老先生大名，只是无缘，不曾拜会。”张乡绅说，刚才看见《题名录》，才知范进乡试时的考官汤知县就是他先祖的门生。他和范进“原是亲切的世弟

兄”。范进道：“晚生侥幸，实在有愧！”

张乡绅四面看了一看，说道：“先生果然清贫。”随即在跟从的家人手里拿过一封五十两银子来，作贺礼送给范进，又说东门大街上有三进三间的空房，叫范进搬到那里去住。范进再三推辞，张乡绅急了，道：“你我世代交好，就如同亲骨肉一般，若不肯，就是见外了。”范进方才把银子收下，作揖谢了。

张乡绅走后，范进将银子交给妻子打开看，全是一封一封雪白的细丝锭子，当即包了两锭，叫胡屠户进来，递给他道：“方才费老爹的心，拿了五千钱来。这六两银子，老爹拿去吧。”屠户把银子紧紧地握在手里，伸过拳头，道：“这个，你先收着。我原是贺你的，怎好又拿了回去？”范进道：“我这里还有几两银子，如果用完了，再问老爹讨便是。”屠户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口里说道：“也好。你而今结交了这个张老爷，何愁没有银子用？”说了一会儿，千恩万谢，低着头，笑咪咪地去了。

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范进：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一起来投身为仆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更不消说。张乡绅家又来催着搬家。搬到新房子后，唱戏、摆酒、请客，一连热闹了三日。

严贡生的故事

广东省有个高要县，县里有一户姓严的人家，主人叫严致中，因为是一个贡生（各县选拔出来，到京城参加考试的举人称为贡生），所以邻里乡亲都叫他严贡生。他

可是方圆百里内小有名气的人物。

说严贡生小有名气，是因为他有个吹牛皮的本领。这一天，邻县刚考中了举人的范进带着他的朋友来拜会高要县的县令汤奉，不凑巧汤奉下乡调查去了，他们就走进一座关帝庙里休息等候。在庙里，他们碰到一位鼓着眼睛，鼻梁高耸，络腮胡子的人，这个人就是严贡生。严贡生见他们两位和自己是同行，越发要装出道貌岸然、气度不凡的样子。于是故作大方地让家人买来酒肉，招待范进他们。酒席上，大家自然谈到了高要县的父母官汤奉。严贡生就得意洋洋地吹嘘起汤县令刚刚到任的情形，他说：“我站在迎接队伍的前排，大老远就看见了坐在轿子里的汤老爷，他方脸膛，大耳垂，真是吉人天相啊！你说奇怪不奇怪，当时几十个人都挤在那里迎接，可轿子里汤老爷的两只眼睛，却只盯着我一个人。旁边站着我的一个朋友，他瞅了一眼汤老爷，回头又瞅了我一眼，悄悄地问：‘您认得这位县老爷？’我老实地告诉他：‘从来没见过面。’”他一听乐了，以为汤老爷在看他，连忙走上前去，看汤老爷是不是要跟他讲两句话。没成想汤老爷下轿子，和众人鞠躬施礼，眼睛又往别的地方看了。他才知道汤老爷原来不是在看他，弄得非常尴尬。第二天，我去县衙门拜会汤老爷，汤老爷刚到任，忙得团团转。可一见我去了，立刻放下其他的事，请我进去聊天，给我换了两遍茶水，就跟交往了几十年的老朋友一样。”实际上，严贡生和汤县令之间根本没什么特别的交情。范进他们虽然平时也经常听到严贡生的名字，但并不知道底细，现在听他这么一通大吹大擂，不由得对他肃然起敬，恭维他说：“您肯定是在乡里德高望重，所以汤县令才这么尊重您，有时间我们一定向您多多请